

責任編輯：張旭堯

## 洪水：背叛與妒忌

琴台  
客聚  
葉輝

經歷了長年的大雨，攤棚中的商品都殘缺不全，布門簾長了一塊塊霉斑，櫃台被白蟻蛀壞，牆壁遭濕氣腐蝕，可是第三代的阿拉伯人跟祖父和父親坐在同一個地方，姿勢完全相同，沉默、勇敢，時間和災禍都動不了他們……他們面對賭桌、油餅架、射擊廊、解夢和預言巷的殘跡，精神十分堅毅，奧德里亞諾·希岡多（Aureliano Segundo）照例不拘禮俗，問他們算甚麼神秘的方法免受暴風雨侵害，他們怎麼淹死，挨家挨戶一個問，他們都露出狡猾的笑容和如夢的目光，事先未商量卻說出了同一個答案：「游泳啊。」

在《百年孤寂》（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）裡，馬孔多（Macondo）經歷了哥倫比亞內戰、西班牙殖民和美國商業入侵，乃至一場豪雨的浩劫。洪水是災，比之許多人禍更具體而微地改變了人和世界的關係。世界殘缺，沒給洪水淹死的倖存者都沉默了，可是對生命、對愛、對許多事和情的執著都漸漸淡忘了。

耶和華囑咐諾亞用木方舟，伏羲和女媧兄妹躲進葫蘆裡，洪荒世界得以繼續繁衍。洪水淹沒大地是神的意旨，諾亞和他的家人得以生還是神的恩寵；伏羲、女媧兄妹免於淹死，卻是人的掙扎，也是人對神的反抗。

也許還有些人像荷魯（Horus）那麼安靜而無奈，那就只好構想着「對於洪水的簡短沉思」（Brief Reflection On The Flood）：「我們從小就相信／當一場洪水出現時／水流將越過所有界線，／覆蓋樹林和溪流，小丘和大山，／移動暫時的和永久的居所。」「只有某種形式的方舟……只有／阿拉拉特的某種形式……誰知道？……歷史是一種沉默／建基於壞透的記憶。」「一場真

## 西子湖畔

翠袖  
乾坤  
文潔華

趁聖誕狂熱未到，跟好友到杭州靈隱路一間新開的酒店度周末。對好友來說，她幾乎是到甚麼地方都無所謂了，能離開香港便好。走進酒店房間，她竟然就關上電動窗簾，視高樓底建築及亭台樓閣於無睹，索性要睡它三兩夜……

但杭州對我來說還是有不少動人的故事，計程車每經過一個景點我都甚有感覺。惜抵步後才發覺到訪這一趟淒風苦雨，下午四點西湖旁邊一帶便已昏暗起來，晚間更是陣陣大雨，堤岸水面高漲跟馬路平齊，還是計程車司機安慰說不用擔心滿堤，笑說自蘇東坡等多多年來治水通淤的功績日會解決問題。

車子經過岳王廟，高高的廟宇重門深鎖，風雨飄搖裡懷想岳飛，是另一種心情。西湖葬了不少不凡的人物，忽然在黑暗的車廂裡記起秋瑾，鑾湖女俠也是葬在這兒附近；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，她的那手遺筆我還記得。車子又經過浙江美術館及中國美術學院，前者仍在舉行紀念吳冠中的大型畫展，後者有蔡亮藝術回顧展，杭州依然是中國現代美術的重地。淵源深厚且對藝術有所堅持。

## 論亞姐收視

娛視  
觀  
餓龍

「五更四處敲三點，二人同睡一張床」。這是廣東鬼才倫文敘著名打油詩末句，內容有點意淫。之所以忽然憶起，因為有傳媒報道，香港亞洲電視在安徽合肥大劇院實地轉播的本屆亞洲小姐選舉，在港收視率為三點，更被輿論評節目意淫。對台無線電視同時段播出的萬千星輝大獎，收視則高出很多倍云云，其標題為「意淫亞姐仆室，收視僅三點」。

印象中，是屈亞姐選舉節目應打破歷來收視三點點屬最低紀錄。近年亞視鮮有公布節目收視率，此中不無因由，如今大型節目尚且如此，不知常規節目如外購劇、自製處境喜劇等，又如何？過去多年，仍不時有開觀眾批評亞視，提出意見，給予鞭策，到現在已轉為批評無錢，怒其不爭，似乎早已忘懷這家存在五十多年（加上麗的時代）的老牌電視台了。

然而，在香港電視史上，麗的與亞視曾有過輝煌日子，是不可磨滅的珍貴歷史。誠如大詩人屈原所說「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」，猶記當年猛將如雲，人才輩出，以相對較弱資源，竟能創出輝煌戰績，對抗無錢大軍……

這可能較為遙遠，就是前幾年，仍不時看到亞視舊將如梁立人、蕭若元等人，在報上專欄分析亞視現況，提出改善意見等。到如今，竟全部也寂靜下來，對此不再吭聲。早前，電視奇才麥當雄回港，只參加私人宴會，也絕口不提「故主」。

觀眾如此，舊將如此，收視如此，時為十二月，預計明年最少會增多一家免費電視台，當中有有線、now為大熱，令人不禁為亞視何去何從而擔憂。

正的洪水／看上去更像一個泥潭／像附近的一片沼澤／像一個充滿肥皂泡的洗衣盆／像沉默／像什麼也沒有。」「一場真正的洪水是／從我們的嘴巴冒出許多水泡／可我們認為它是『詞語』。沒事，如果從嘴巴冒出的水泡只是『詞語』。

洪水過後，人生存下來，可是世界變了——伏羲、女媧兄妹成親，繁衍下一代，人倫的關係改變了；馬孔多家族也出現了亂倫、癡癲、縱慾等殘缺不全的愛。人的身份改變了，道德觀念不再殘缺不全。人的思想行為唯一規範，李龍第於是就變成了亞茲別。

那是七等生的《我愛黑眼珠》，李龍第抱着一個生病的陌生女人，感情變形了，他的妻子叫晴子，隔着洪流在對面的屋頂向他招手，他說：「這一條鴻溝使我不再是妳具體的丈夫。」懷裡的女人問他什麼名字，他說「亞茲別」。他將妻子的綠色雨衣和葡萄乾麵包都給了陌生女子。

「那個女人說你是李龍第」。李龍第是她丈夫的名字，我是叫，叫亞茲別，不是她的丈夫。」「在這樣龐大和雜亂的城市，要尋回晴子不是一個倦乏的人能勝任的。」

洪水像許多人間變幻劫禍，從現實和幻覺之間，改變了個人身份和人際關係，又把人和世界帶到混沌的神話，讓倖存者按照現實或想像的處境，重建人倫的秩序。如果李龍第和妻子相隔的散、重逢卻不相識；那麼，當洪水暴發的時候，倫理為什麼像一切秩序那樣徹底崩潰。那可能僅僅是因為：「妳憤怒的不在我的反叛，而在你內心的嫉妒；不甘往日的權益突然被另一個人取代……」

# 千秋豪情盡一「癲」——遊襄陽米公祠（下）

米芾因拜石而丟官，就索性作了《拜石圖》。明代「茶陵詩派」宗師李東陽評價說：「平生兩膝不着地，石業受之無愧色。」《拜石圖》便掛在拜殿一側，品評觀賞，不難從中看出米芾對玩石的投入和傲岸不屈的個性。而米芾賞石開先河的四大要訣，即「露、透、瘦、皺」，至今猶為玩家所遵奉。

米芾醉心賞石，愛硯亦深。他將珍硯比做自己的頭，曾懷抱所愛之硯共眠數日。他愛硯不僅僅是為了把玩觀賞，更著意研究，對各種硯台的產地、色澤、細潤、工藝都作了論述，著有《硯史》一書，為後人留下寶貴經驗。

米芾因靈璧石而「癲」，使他悟出「癲」的妙曼，日後於為人處事、賦詩作畫、書法造詣等方面，在活用「癲」字上下了很大功夫，以致不隨俗流，不拘陳規，獨往獨來，被人稱作「癲儒」。

導遊說，正是在這種獨特性格的激揚下，米芾的書法才日臻成熟，造詣聲隆的。

出拜殿便是有名的「寶晉齋」，即米芾書房。這裡也有一座院子，規模比前院更大。院內一棵明代銀杏十分搶眼，枝繁葉茂，生機盎然，樹幹直徑兩米許。此外，還有不少高齡桂花樹朝夕相伴。「齋」名的由來，據說是米芾得到晉人王羲之《王略帖》墨寶後，欣喜若狂，便將書房命名為「寶晉齋」。

寶晉齋前是米芾的全身青石雕像，炯目長鬚，衣冠飄逸，官身民扮，清高兀立，遺憾的也是全無半點「癲」味道。院兩側是書法碑文長廊，鐫刻着歷代書法大師們的傑作40多幅，其中以與米芾合稱「宋四大家書家」的蘇軾、黃庭堅、蔡襄的作品居多。

寶晉齋內陳列着米芾的大量書法作品，有真跡也有拓本。其中《蜀素帖》是米芾的代表作之一。據介紹，蜀素是一種川產絲絹，由於紋羅粗糙，滯澀難寫，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問津。而米芾一揮到底，寫得輕鬆自如，隨心達意。此帖用筆多變，正側藏露，長短相繼，體態萬千，變化極大，既表現了動態的美感，亦充分體現了其「刷字」的獨特風格，給後世留

下了極其珍貴的書法藝術品。

米芾在書法上的成功，一方面有賴天賦，另一方面更是他長期勤學苦練，不懈努力的結果。其子米友仁說，他每天「臨池不綴，一日不書，便覺思澀」，連大年初一也不休息。

米芾的這些故事，讓人眼前不禁浮現出當今書壇的一些「風景」來：

一日達官「題字」多。時下常見某些高官四處「題字」，然而書法終究是藝術，可他們有什麼呢？要功底無功底，要章法無章法，要境界無境界，要創意無創意，就一條一條，像橡皮。不要說是寫龍可棄的什麼「蜀素」了，就是再名貴再稀世再永存的東西，只要有人捧腳，有人獻金，他們也是敢於「從命」的。

二謂官員「書法」熱。拜師學「藝」的，「兼職」書協的，鑽營入會的，自費出「書」的，個個自抬的，找名家「批評」的……吹吹打打，好不熱鬧！

三是借「書法」斂財洗錢者眾。胡長清、唐懷民、楊毓培、王有傑、李大倫等等斂財洗錢的貪官「書法家」，前「捕」後獲，幾乎層出不窮。

染指諸公倒是沒見有一個是「癲」的，可是……笑話自歸笑話，眼看它書壇化作名利場，書法之高雅與書風之不古，也不知究竟誰尷尬了誰？

陳列品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《研山銘》了。

「五色水，浮濕崙。潭在頂，出黑雲。掛龍怪，爍電鞭。下震霆，澤後坤。極變化，闔道門。」這是米芾用血淚書寫的讚美靈璧石的詩篇，是古今以來最為典型的因事而書，緣情而書的傑作。

靈璧研山，宋以來歷代皆有記述，「經長餘尺，共36峰，各有其名，峰洞相連，錯落有致，下洞三折而通上洞，中有龍池，天雨津潤，滴水少許於池內，經久不燥，池水還可以治療眼疾。」真可謂奇珍異寶中的神品矣！

米芾因拒獻此寶而被宋徽宗、蔡京君臣加害投入天牢，蔡京威脅米芾妻要將米芾處斬。為救夫命，米芾雙手捧着《靈璧研山》直闖金殿，獻於宋徽宗。米芾見



■米公祠大門。

網上圖片

此悲痛欲絕，為了再多看看，多親近片刻，懇求宋徽宗允其用《靈璧研山》寫一幅字。獲准後米芾便將奇石放在供案上對其三叩九拜。拜畢淚如雨下，奮筆疾書，一氣呵成。從此，《靈璧研山》被強索入宮，納入九禁。

這也就是《研山銘》何以力透紙背而名動海內，撼人心魄之所在了。

《研山銘》手卷分為三部分。第一部分為主體，即米芾書寫的銘文。第二部分為手繪研山圖，篆書題款「寶晉齋研山圖，不假雕飾，渾然天成」及奇石各部位說明。第三部分為題跋。計有米芾之子米友仁、金代王庭筠、清代陳浩、日本前首相大養毅等人的題跋。鈐印有：內府書印（三次）、宣和、雙龍圓印，賈似道，玉堂柯氏九思私印等二十多方。

由此可見《研山銘》之彌足珍貴，也由此可見《研山銘》之飽經滄桑！

大家在《研山銘》手卷拓本前盤桓良久，議論紛紛，感歎唏噓之聲不絕於耳。

「米芾書法造詣的另一方面，是他的臨摹功夫極深，我們現今看到的『二王』的一些作品，許多都不是真跡，而是出自米芾之手之亂真仿品。」

導遊的介紹令我們大吃一驚，原來如此！沒有想到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的作品遠在北宋就有假貨，而造假者不是別人，竟是聞名天下的米芾米大人！但仔細想來，這或許就跟大千造假畫相彷彿，沒準是米芾之「癲」的又一面呢？



■米芾塑像。

網上圖片

在一片讚歌聲中，我們離開「寶晉齋」，來到「仰高堂」大院。這是最後的一座院子，院內樹木參天，修竹掩映，環境十分優雅。

近年來，人們對米芾書畫的研究越來越深入，「仰高堂」就是專為擴大米芾影響而特意興建的。它是一座綜合鄂西北建築風格和民俗的仿古建築，與米公祠其他建築融為一體，成為有機組成部分。同時也是整個米公祠中最高的，共有三層，為重簷歇山式結構，雕樑畫棟，氣勢恢宏。這座大殿裡展出的，是歷代特別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米芾書畫研究的著作和成果，以及一些書畫大師有關米芾的書法繪畫作品，有些甚至是十分珍貴的。這又不禁讓人感受到中華書畫藝術帶來的無窮魅力。

米公祠之外，還有一個重要所在，那便是「石苑」。它雖非米公祠的組成部分，卻無疑是米公祠的延伸。「石苑」建在「仰高堂」大院後右側，出後門降階而下，便可見「世外桃源」。亭台樓閣，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；小橋流水，環繞於修竹怪石之間。這裡有歷代碑文石刻八十餘幅，全國各地搜集而來的奇珍異石，琳琅滿目。沿着青磚小道，款步流連，細細品味前人風格各異的書法石刻，領略那綻放藝術之花的墨跡，欣賞那意趣無窮的奇石，期盼間不僅能感受到書法藝術的唯美意境，甚至還可以感覺得到米芾那深藏於「癲」殼之中的千古豪情。

那是書家之風骨，亦是文士之氣節，更是藝術之生命，之靈魂！

## 兩年前的除夕

一網  
打盡  
楊振耀

年終計劃到東京一行。距事上來到訪剛好是兩年前的事，甫離開剛田機場，迅即轉乘巴士到新建的酒店。多年來都住新宿西區的同一家酒店，多走幾分鐘路程換來寬敞得多的房間。行李放下略作梳洗，迎着北風信步到港人熟悉的歌舞伎町一番街閒逛。

## 羅浮宮雕塑

記憶  
後書  
鄭政恆

這是一個眼看著手可動的展覽。我們看藝術品，隔着一個不能逾越的距離，之間的縫隙，是空間，也是神秘感，光量流溢，我們在獨一無二的藝術品面前如癡如醉，魂靈出竅。然而，解構理論抬頭以後，情況就不同了，法國哲學家德里達（Jacques Derrida）在晚年着力突破視覺中心的特權，提出觸覺中心的終極目的，當中他提到希臘與基督教兩大傳統的身體經驗。是的，誰能忘懷聖約翰所說的，真真確確的信仰交往經驗：道成肉身了。又或者最後的晚餐，席上基督透過了拯救的實義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……

香港藝術館舉行羅浮宮雕塑全接觸展覽，當中有十八件羅浮宮雕塑的複製品，主辦方容許市民觸摸作品，何嘗不是回應了德里達的理論？

我印象較深的作品有五件，第一當然是展覽兩大焦點之一的《米羅的維納斯》，原作是公元前二世紀的雕塑，殘缺的斷臂令她留下許多想像空間，維納斯是愛與美的女神，作品呈現了肉身的美感，扭擺的身體誘導出自然的愛欲情感。

展覽另一焦點是米開朗基羅的《叛奴》，作品充滿力量感，我先從從順逆兩個方向圍繞着他轉，感覺到《叛奴》的生動感與戲劇性，手腳綁在後，腳抬級向前，前後形成張力，而身體的扭動形成了力量的漩渦，好比一場孤立的無援的掙扎斷片。可惜原作始終是大理石，複製品是石膏複製，而且簇新白淨，難免差天共地了。然而，《叛奴》的思想內涵是明確的，這是一個描述人的努力、自主性、限制與掙扎的作品，人物在逆境之中，但並沒有失卻迎拒外力的決心與尊嚴。

另外還有兩個作品不大著名，吸引我的不是雕塑的藝術，而是背後的傳說故事，一是斯洛茲的《墜落的伊卡洛斯》，一是斯圖爾的《垂死的亞伯》，尤其是前者令我想起原本的典故以及奧登的詩《美術館》。由三樣事物組成：髮夾成為了意識的象徵物，枕頭指向夢，藤大概是蔓延的想像這個作品令我想起有一天，她拿着一包東西西過來，她說裡面都是髮夾，不久以後，我看見的就是眼前她的可觸可感的藝術品。

## 再說李小龍

杜亦  
有道  
阿杜

還是再說說李小龍，這位「武神」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主觀剛硬、剛復自用，而是他從小在粵劇家傳統大家庭受傳統熏陶，長成後後讀哲學受處世等新兵思想影響，所以不是一個全不講理智的武夫。在嘉禾片場所見，李小龍成名最大明星中和各階層武師指導最融洽的人，也最守時和最沒有架子，拍攝時他的主意最強，也最猛進有力，但對打拍站位布局，他還是聽從指導及助手之安排，二者若依他之武學真打，最多一兩個回合便分了勝負，時間太短也不好看，所以他最重視對手「下靶」的企位及反應，太近易傷，太遠則難行離別，拍出來全無真實感。當年嘉禾銳意拍武打片，長期聘用三批武打人才：一批是洪金寶、袁和平師兄弟之北派幫；一批是韓英傑領班的京劇幫；一批是林正英、陳會毅（又叫B仔）的粉菊花師兄幫。李小龍入嘉禾一開始便和正英、B仔幫幫合作，《唐山大兄》、《第一關工到泰國拍三天戲》，他便認為合作愉快，聲明只有正英、B仔領班替「下靶」武師擺位他才放心開工。

林正英和B仔陳會毅是粉菊花首兩門徒，武功了得，在行中一個狠一個向人尊敬，他們的師弟輩有董驊、惠天賜、尊龍等，合作下來李小龍視為兄弟輩好助手，後來李小龍班擴充才加入洪金寶、元華、成龍等人，正英、B仔等成了名了上位自任導演。林正英做殭屍世界聞名，可惜英年早逝，B仔陳會毅目前仍在影圈活躍，香港武打片中能指導過李小龍的，此人可說碩果僅存的了。B仔是謙謙君子為人低調，甚少接受傳媒訪問，他九十年代導演過的動作片有《粉骷髏》、《香港也瘋狂》等。